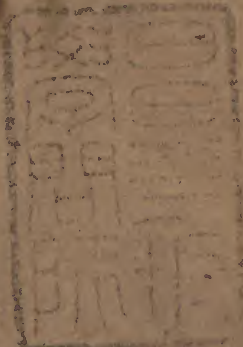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三十一之三



漢書門類			
三	七	三	二
九	七	三	號
五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七	三	漢
五	七	三	書
九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11)		
函號	359	54	



書
藏

藏
書
印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一

淺草文庫

十二諸侯年表

司馬遷

六國年表

秦楚之際月表

高祖功臣年表

禮書

樂書

律書

封禪書

河渠書

平準書

天官書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一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十二諸侯年表

司馬遷

太史公讀春秋歷譜謀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及至厲王以惡聞其過公卿懼誅而禍

作厲王遂奔于彘亂自京師始而共和行政焉
是後或力政彊乘弱興師不請天子然挾王室
之義以討伐爲會盟主政由五伯諸侯恣行淫
侈不軌賊臣篡子滋起矣齊晉秦楚其在成周
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晉阻三河齊負東海
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國迭興更爲伯主
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
于七十餘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
與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

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
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
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
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
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爲楚威王傳爲王不能
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一章爲鐸氏微趙孝
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
篇爲虞氏春秋呂不韋者秦莊襄王相亦上觀
尚古刪拾春秋集六國時事以爲八覽六論十

二紀爲呂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
之徒各往往摭撫春秋之文以著書不可勝紀
漢相張蒼歷譜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義
頗著文焉太史公曰儒者斷其義馳說者騁其
辭不務綜其終始歷人取其年月數家隆於神
運譜謀獨記世謚其辭畧欲一觀諸要難於是
譜十二諸侯自共和訖孔子表見春秋國語學
者所譏盛衰大指著于篇爲成學治古文者要
刪焉

六國年表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記王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
襄公始封爲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
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
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
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
營岐雍之間而穆公脩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
晉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
六卿擅晉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恒殺

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戰功
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
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短
長之說起矯稱蠡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
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
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
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
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
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

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羗
湯起于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
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旣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侯史記尤甚爲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
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
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畧不具然戰國
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
暴然世異變成功大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
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

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因舉而笑之不
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余於是因秦記踵
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
百七十年著所聞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
焉

秦楚之際月表

司馬遷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
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
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嬪自生民以來未始
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
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
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脩仁行義十餘世不期
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弑
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

百有餘載至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
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
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
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
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
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
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高祖功臣年表

司馬遷

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
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
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厲國以永寧爰
及苗裔始末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
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
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於夏商或數
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
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

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戶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戶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戶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見侯五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

爲統紀豈可混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味為之庶羞酸鹹以致其美情好珍善為之琢磨珪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紘洞越太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仲尼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周衰禮廢樂壞大小相踰管仲之家兼備三歸循法守正者見侮於世奢溢僭差者謂之顯榮自子夏門人之高第也猶云出見紛華盛麗而說入

聞夫子之道而樂二者心戰未能自決而況中庸以下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乎孔子曰必也正名於衛所居不合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豈不痛哉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采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宮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卽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

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畔逾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事在袁盎語中是後官者養交安祿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卽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

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禮由人起人生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先王惡其亂故制禮義以分之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

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蒨所以養鼻也鐘鼓管絃所以養耳也刻鏤文章所以養目也疏房牀第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故天子大路越席所以養體也側載臭蒨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驟中韶濩所以養耳也龍旂九旒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鮫鞮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信至

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孰知夫輕費用之所以養財也孰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孰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人苟生之爲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爲見若者必害怠惰之爲安若者必危情性之爲安若者必滅故聖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失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失之者也是儒墨之分治辨之極也疆固之本也威行之

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臣諸
侯也弗由之所以捐社稷也故堅革利兵不足
以爲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爲固嚴令繁刑不足
以爲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楚人鮫革
犀兕所以爲甲堅如金石宛之鉅鐵施鑕如蓬
蠶輕利剽遼卒如燂風然而兵殆於垂涉唐昧
死焉莊躋起楚分而爲四參是豈無堅革利兵
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潁以爲險江
漢以爲池阻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然而秦師

至鄢郢舉若振槁是豈無固塞險阻哉其所以
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剖比干囚箕子爲炮烙
刑殺無辜時臣下慄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
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
峻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古者之兵戈
矛弓矢而已然而敵國不待試而誣城郭不集
溝池不掘固塞不樹機變不張然而國晏然不
畏外而固者無他故焉明道而均分之時使而
誠愛之則下應之如景響有不由命者然後俟

之以刑則民知辜矣故刑一人而天下服辜人不充其上知辜之在已也是故刑罰省而威行如流無他故焉由其道故也故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古者帝堯之治天下也蓋殺一人刑二人而天下治傳曰威厲而不試刑措而不用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則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

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辨貴賤貴賤治得之本也郊疇乎天子社至乎諸侯函及士大夫所以辨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鉅者鉅宜小者小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有特牲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上玄尊俎上腥魚先太羹貴食飲之本也大饗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饗先大羹而飽庶羞貴

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太一是謂太隆故尊之上玄尊也俎之上腥魚也豆之上大羹一也利爵弗啐也成事俎弗嘗也三宥之弗食也大昏之未廢齊也大廟之未內尸也始絕之未小斂一也大路之素幘也郊之麻纁喪服之先散麻一也三年哭之不反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二歎縣一鐘尚拊膈朱弦而通越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稅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

情以歸太一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爲下則順以爲上則明太史公曰至矣哉立隆以爲極而天下莫之能益損也本末相順終始相應至文有以辨至察有以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小人不能則也禮之貌誠深矣堅白同異之察入焉而弱其貌誠大矣擅作典制褊陋之說入焉而望其貌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以爲高之屬入焉而

墜故繩誠陳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錯則不可欺以方員君子審禮則不可欺以詐僞故繩者直之至也衡者平之至也規矩者方員之至也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者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能思索謂之能慮能慮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之焉聖矣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日月者明之極也無窮者廣大之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以財物

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以隆殺爲要文貌繁情欲省禮之隆也文貌省情欲繁禮之殺也文貌情欲相爲內外表裏竝行而雜禮之中流也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騁廣鶩不外是以君子之性守宮庭也人域是域士君子也外是民也於是中焉房皇周浹曲直得其次序聖人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禮之盡也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
 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
 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
 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
 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
 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
 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

樂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每讀虞書至於君臣相勅維是幾
 安而股肱不良萬事墮壞未嘗不流涕也成王
 作頌推已懲艾悲彼家難可不謂戰戰恐懼善
 守善終哉君子不為約則脩德滿則棄禮佚能
 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非大德
 誰能如斯傳曰治定功成禮樂乃興海內人道
 益深其德益至所樂者益異滿而不損則溢盈
 而不持則傾凡作樂者所以節樂君子以謙退

為禮以損減為樂樂其如此也以為州異國殊情習不同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嚶噉之聲興而士奮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况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名顯隣州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容於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

化陵遲以至六國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卒於喪身滅宗奔國於秦秦二世猶以為娛丞相李斯進諫曰放棄詩書極意聲色祖伊所以懼也輕積細過恣心長夜紂所以亡也趙高曰五帝三王樂各殊名示不相襲上自朝廷下至人民得以接歡喜合殷勤非此和說不通解澤不流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后行遠乎二世然之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

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隸舊而已至
今上卽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聲
拜爲協律都尉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皆
集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知其意
多爾雅之文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
以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星經於祠壇上
使僮子僮女七十人俱歌春歌青陽夏歌朱明
秋歌西皞冬歌玄冥世多有故不論又嘗得神
馬渥洼水中復次以爲太一之歌後伐大宛得

千里馬馬名蒲梢次作爲歌中尉汲黯進曰凡
王者作樂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
馬詩以爲歌協於宗廟先帝百姓豈能知其音
邪上默然不說丞相公孫弘曰黯誹謗聖制當
族

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
快意恣欲將欲爲治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
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脉通流精神而
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和正

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正智故樂所以內輔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爲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人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須臾離禮須臾離

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須臾離樂須臾離樂則姦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佚生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言仁義之道故君子終日言而邪辟無由入也

律書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
 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
 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
 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
 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

律書

司馬遷

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一稟於六律六律為
 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故云望敵知吉
 凶聞聲効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武王伐紂吹
 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
 宮同聲相從物之自然何足怪哉兵者聖人所
 以討彊暴平亂世夷險阻救危殆自含血戴角
 之獸見犯則校而況於人懷好惡喜怒之氣喜
 則愛心生怒則毒螫加性情之理也昔黃帝有

涿鹿之戰以定火災顛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
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
用事所受於天也自是之後名士迭興晉用咎
犯而齊用王子吳用孫武申明軍約賞罰必信
卒伯諸侯兼列邦士雖不及三代之誥誓然身
寵君尊當世顯揚可不謂榮焉豈與世儒闇於
大較不權輕重徇云德化不當用兵大至窘辱
失守小乃侵犯削弱遂執不移等哉故教答不
可廢於家刑罰不可捐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

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順逆耳夏桀殷紂手搏
豺狼足追四馬勇非微也百戰克勝諸侯懾服
權非輕也秦二世宿軍無用之地連兵於邊陲
力非弱也結怨匈奴結禍於越勢非寡也及其
威盡勢極閭巷之人爲敵國咎生窮武之不知
足甘得之心不息也高祖有天下三邊外畔大
國之王雖稱藩輔臣節未盡會高祖厭苦軍事
亦有蕭張之謀故偃武一休息羈縻不備歷至
孝文卽位將軍陳武等議曰南越朝鮮自全秦

時內屬爲臣子後且擁兵阻阨選蠕觀望高祖
時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復興兵今陛下仁
惠撫百姓恩澤加海內宜及士民樂用征討途
黨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會
呂氏之亂功臣宗室共不羞恥誤居正位常戰
戰慄慄恐事之不終且兵凶器雖克所願動亦
耗病謂百姓遠方何又先帝知勞民不可煩故
不以爲意朕豈自謂能今匈奴內侵軍吏無功
邊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爲動心傷痛無日忘
之今未能銷距願且堅邊設候結和通使休寧
北陲爲功多矣且無議軍故百姓無內外之繇
得息肩於田畝天下殷富粟至十餘錢鳴雞吠
大煙火萬里可謂和樂者乎



封禪書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
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
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
有不暇給是以卽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爲禮禮
必廢三年不爲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答
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載
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尚書
曰舜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遂類于上帝禋于

六宗望山川徧羣神輯五瑞擇吉日日見四嶽
諸牧還瑞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泰山
也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東后者諸侯也合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
一死贄五月巡狩至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巡
狩至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一月巡狩至北嶽北
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嶽嵩高也五載一
巡狩禹遵之後十四世至帝孔甲淫德好神神
瀆二龍去之其後三世湯伐桀欲遷夏社不可

作夏社後八世至帝太戊有桑穀生於廷一暮
大拱懼伊陟曰妖不勝德太戊修德桑穀死伊
陟贊巫咸巫咸之興自此始後十四世帝武丁
得傳說爲相殷復興焉稱高宗有雉登鼎耳雉
武丁懼祖已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後五
世帝武乙慢神而震死後三世帝紂淫亂武王
伐之由此觀之始未嘗不肅祗後稍怠慢也周
官曰冬至祀天於南郊迎長日之至夏日至
祭地祗皆用樂舞而神乃可得而禮也天子祭

天下名山大川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四瀆者江河淮濟也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周公既相成王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自禹興而修社祀后稷稼穡故有稷祠郊社所從來尚矣自周克殷後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周東徙維邕秦襄公攻戎救周始列爲諸侯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爲主少皞之神作西時祠白帝其牲用騶駒

黃牛牴羊各一云其後十六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文公夢黃虵自天下屬地其日止於鄜衍文公問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於是作鄜時用三牲郊祭白帝焉自未作鄜時也而雍旁故有吳陽武時雍東有好時皆廢無祠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蓋黃帝時嘗用事雖晚周亦郊焉其語不經見搢紳者不道作鄜時後九年文公獲若石云于陳倉北阪城祠

之其神或歲不至或歲數來來也常以夜光輝
若流星從東南來集于祠城則若雄雞其聲殷
云野雞夜雉以一牢祠命曰陳寶作鄜時後七
十八年秦德公既立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
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時作
伏祠磔狗邑四門以禦蠱蓄德公立二年卒其
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祭青帝其後十
四年秦繆公立病卧五日不寤寤乃言夢見上
帝上帝命繆公平晉亂史書而記藏之府而後

世皆曰秦繆公上天秦繆公卽位九年齊桓公
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
二焉昔無懷氏封泰山禪云云慮義封泰山禪
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
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嚳
封泰山禪云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
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山禪云云周成
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

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東馬
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
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
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
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
古之封禪鄙上之黍比里之禾所以爲盛江淮
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爲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
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
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來嘉穀不生而蓬蒿藜

莠茂鳴梟數至而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
公乃止是歲秦繆公內晉君夷吾其後三置晉
國之君平其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其後百
有餘年而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
益蓋難言之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
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
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
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

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萇弘乃明鬼神事設射狸首狸首者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萇弘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其後百餘年秦靈公作吳陽上時祭黃帝作下時祭炎帝後四十八年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秦始與周合合而離五百歲當復合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櫟陽雨金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故作畦畦時櫟陽而祀白

帝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周之九鼎入于秦或曰宋太丘社亡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鳥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爲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爲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卽帝位三年東巡麗縣祠

騶嶧山頌秦功業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稽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垂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太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旣絀不得與用於封

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八神將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來作之齊所以爲齊以天齊也其祀絕莫知起時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居臨菑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蓋天好陰祠之必於高山之下小山之上命曰時地賚陽祭之必於澤中圓丘云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境也四曰陰主祠三山五曰陽主

祠之罟六日月主祠之萊山皆在齊北竝勃海
七曰日主祠成山成山斗入海最居齊東北隅
以迎日出云八曰四時主祠琅邪琅邪在齊東
方蓋歲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損
益珪幣襍異焉自齊威宣之時騶子之徒論著
終始五德之運及秦帝而齊人素之故始皇采
用之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尚羨明子高最後皆
燕人爲方仙道形解銷化依於鬼神之事騶衍
以陰陽主運顯於諸侯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

其術不能通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
不可勝數也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
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
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
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爲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
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
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
數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齎

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爲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游海上至琅邪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竝海上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竝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

僂文學百姓怨其法天下叛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爲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爲中嶽而四嶽各如其方四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於是自殺以東名山五大川祠二曰太室太

室高高也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濟曰淮春以脯酒爲歲祠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禱祀其牲用牛犢各一牢具珪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名川四曰華山薄山薄山者襄山也岳山岐山吳岳鴻冢瀆山瀆山蜀之汶山水曰河祠臨晉沔祠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泮涸禱賽如東方名山川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陳寶節來祠其河加有嘗醪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之都故

加車一乘駟駒四霸產長水澧澇涇渭皆非大川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諸加汧洛二淵鳴澤蒲山嶽嶠山之屬爲小山川亦皆歲禱賽泮涸祠禮不必同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填星二十八宿風伯雨師四海九臣十四臣諸布諸嚴諸逖之屬百有餘廟西亦有數十祠於湖有周天子祠於夏邽有天神澧澇有昭明天子辟池於社亳有三社主之祠壽星祠而雍管廟亦有社主社主故周之右將

軍其在秦中最小鬼之神者各以歲時奉祠唯
雍四時上帝為尊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故雍
四時春以為歲禱因泮凍秋涸凍冬賽祠五月
嘗駒及四仲之月祠若月祠陳寶節來一祠春
夏用駢秋冬用駟時駒四匹木禺龍欒車一駟
木禺車馬一駟各如其帝色黃犢羔各四珪幣
各有數皆生瘞埋無俎豆之具三年一郊秦以
冬十月為歲首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通權火
拜於咸陽之旁而衣上白其用如經祠云西時

畦時祠如其故上不親往諸此祠皆太祝常主
以歲時奉祠之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
屬上過則祠去則已郡縣遠方神祠者民各自
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祝官有祕祝卽有菑
祥輒祝祠移過於下漢興高祖之微時嘗殺大
蛇有物曰蛇白帝子也而殺者赤帝子高祖初
起禱豐粉榆社徇沛為沛公則祠蚩尤釁鼓旗
遂以十月至灞上與諸侯平咸陽立為漢王因
以十月為年首而色上赤二年東擊項籍而還

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白
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有四
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
而具五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時有司進祠上
不親往悉召故秦祝官復置太祝太宰如其故
儀禮因令縣爲公社下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
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
祠之如故後四歲天下已定詔御史令豐謹治
枌榆社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令祝官立室

尤之祠於長安長安置祠祝官女巫巫其梁巫祠
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
君雲中司命巫社巫族人先炊之屬秦巫祠社
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
之屬九天巫祠九天皆以歲時祠宮中其河巫
祠河於臨晉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秦中者二
世皇帝各有時月其後二歲或曰周興而邑郃
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詔制御
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高

祖十年春有司請令縣常以春三月及時臘祀社稷以羊豕民里社各自財以祠制曰可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卽位卽位十三年下詔曰今祕祝移過于下朕甚不取自今除之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祝各自奉祠天子宫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是歲制曰朕卽位十三年于今賴宗廟之靈社稷之福方內艾安民人靡疾間者比年登朕之不德何以饗此皆上帝諸神之賜也蓋聞古者饗其德必

報其功欲有增諸神祠有司議增雍五時路車各一乘駕被具西時畦時禺車各一乘禺馬四匹駕被具其河湫漢水加玉各二及諸祠各增廣壇場珪幣俎豆以差加之而祝釐者歸福於朕百姓不與焉自今祝致敬毋有所祈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維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爲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

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
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爲博士與
諸生草改歷服色事其夏下詔曰異物之神見
于成紀無害於民歲以有年朕祈郊上帝諸神
禮官議無諱以勞朕有司皆曰古者天子夏親
郊祀上帝於郊故曰郊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
見雍五時祠衣皆上赤其明年趙人新垣平以
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
纓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

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
廟同宇帝一殿面各五門各如其帝色祠所用
及儀亦如雍五時夏四月文帝親拜灊渭之會
以郊見渭陽五帝五帝廟南臨渭北穿蒲地溝
水權火舉而祠若光輝然屬天焉於是賢平上
大夫賜累千金而使博士諸生刻六經作玉制
謀議巡狩封禪事文帝出長安門若見五人於
道北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祠以五牢具其明
年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平言上

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卻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溢通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意周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祠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

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卽位十六年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至今天子今天子初卽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艾安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

綰臧自殺諸所興爲皆廢後六年竇太后崩其
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明年今上初至雍
郊見五時後常三歲一郊是時上求神君舍之
上林中蹠氏觀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見神
於先後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平原君
往祠其後子孫以尊顯及今上卽位則厚禮置
祠之內中聞其言不見其人云是時李少君亦
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者故深
澤侯舍人主方匿其年及其生長嘗自謂七十

能使物却老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
能使物及不死更饋遺之常餘金錢衣食人皆
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
爭事之少君資好方善爲巧法奇中嘗從武安
侯飲坐中有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
游射處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識其處一坐盡
驚少君見上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
齊桓公十年陳於栢寢已而案其刻果齊桓公
器一宮盡駭以爲少君神數百歲人也少君言

上曰祠竈則致物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黃
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
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臣嘗
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
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於是天
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
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爲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
病死天子以爲化去不死而使黃鍾史寬舒受
其方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齊怪迂

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
方曰天神眷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
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用太牢七日爲壇開八
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
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人有上書言古者天子
三年一用太牢祠神三天一地一太一天子
許之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如其方後
人復有上書言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祠黃帝
用一梟破鏡冥羊用羊祠馬行用一青牡馬太

一澤山君地長用牛武夷君用乾魚陰陽使者以一牛令祠官領之如其方而祠於忌太一壇芻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爲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肅祗郊祀上帝報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乃上書獻太山及其芻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於真定以續先王祀

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岳皆在天子之邦其明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賞賜甚多以客禮禮之文成言曰上卽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及各以勝日駕車辟惡鬼又作甘泉宮中爲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而置祭具以致天神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乃爲帛書以飯牛

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文成死明年天子病鼎湖甚巫醫無所不致不愈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問神君神君言曰天子無憂病病少愈彊與我會甘泉於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屬

皆從之非可得見聞其言言與人音等時去時來來則風蕭然居室帷中時晝言然常以夜天子袞然後入因巫爲主人關飲食所以言行下又置壽宮北宮張羽旗設供具以禮神君神君所言上使人受書其言命之曰書法其所語世俗之所知也無絕殊者而天子心獨喜其事秘世莫知也其後三年有司言年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數一元曰建二元以長星曰光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符云其明年冬天子郊雍

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答也
有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議天地牲角鬻粟今
陛下親祠后土后土宜於澤中圓丘爲五壇壇
一黃犢太牢具已祠盡瘞而從祠衣上黃於是
天子遂東始立后土祠汾陰睢丘如寬舒等議
上親望拜如上帝禮禮畢天子遂至滎陽而還
過雒陽下詔曰三代邈絕遠矣難存其以三十
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以奉其先祀焉是歲
天子始巡郡縣浸尋於太山矣其春樂成侯上

書言樂大樂大膠東宮人故嘗與文成將軍同
師已而爲膠東王尚方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
無子康王死他姬子立爲王而康后有淫行與
王不相中相危以法康后聞文成已死而欲自
媚於上乃遣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天子旣
誅文成後悔其蚤死惜其方不盡及見樂大大
說大爲人長美言多方畧而敢爲大言處之不
疑大言曰臣常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
以臣爲賤不信臣又以爲康王諸侯耳不足與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三百三十三
方臣數言康王康王又不用臣臣之師曰黃金
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
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
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
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陛下必欲致之
則賢其使者令有親屬以客禮待之勿卑使各
佩其信印乃可使通言於神人神人尚肯邪不
邪致尊其使然後可致也於是上使驗小方鬪
棊棊自相觸擊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

乃拜大爲五利將軍居月餘得四印佩天士將
軍地士將軍大通將軍印制詔御史昔禹疏九
江決四瀆間者河溢臯陸隄絲不息朕臨天下
二十有八年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乾稱蜚龍
鴻漸于般朕意庶幾與焉其以二千戶封地士
將軍大爲樂通侯賜列侯甲第僮千人乘輦斥
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又以衛長公主妻之
齎金萬斤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天子親如五
利之第使者存問供給相屬於道自大主將相

以下皆置酒其家獻遺之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將軍亦衣羽衣夜立白茅上受印以示不臣也而佩天道者且爲天子道天神也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搯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陰巫錦爲民祠魏睢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掇視得

鼎鼎大異於衆鼎文縷無欵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鼎至甘泉從行上薦之至中山燕盪有黃雲蓋焉有鹿過上自射之因以祭云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天子曰間者河溢歲數不登故巡祭后土祈爲百姓育穀今歲豐庶未報鼎曷爲出哉有司皆曰聞昔秦帝興神鼎一一者壹統天地萬物所繫終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

皆嘗烹飪上帝鬼神遭聖則興鼎遷于夏商周
德衰宋之社亡鼎乃淪沒伏而不見頌云自堂
徂基自羊徂牛鼎及鼯不吳不驚胡考之休
今鼎至甘泉光潤龍變承休無疆合茲中山有
黃白雲降蓋若獸爲符路弓乘矢集獲壇下報
祠大享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鼎
宜見於祖禰藏於帝廷以合明應制曰可入海
求蓬萊者言蓬萊不遠而不能至者殆不見其
氣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其秋上幸雍且郊

或曰五帝太一之佐也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
上疑未定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
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卿有札書曰黃帝得
寶鼎宛胸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
鼎神策是歲巳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
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
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黃帝僊登于天卿因
所忠欲奏之所忠視其書不經疑其妄書謝曰
寶鼎事已決矣尚何以爲卿因嬖人奏之上大

說乃召問卿對曰受此書申公申公已死上曰
申公何人也卿曰申公齊人與安期生通受黃
帝言無書獨有此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
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
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太山
封申公曰漢主亦當上封上封則能僊登天矣
黃帝時萬諸侯而神靈之封居七千天下名山
八而三在蠻夷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
太山東萊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與神會黃帝

且戰且學僊患百姓非其道者乃斷斬非鬼神
者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黃帝郊雍上帝宿三
月鬼臾區號大鴻死葬雍故鴻冢是也其後黃
帝接萬靈明廷明廷者甘泉也所謂寒門者谷
口也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
者七十餘人龍乃上去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
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既
上天乃抱其弓與胡髯號故後世因名其處曰

鼎湖其弓曰鳥號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
 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躡耳乃拜卿為郎東使
 候神於太室上遂郊雍至隴西西登崆峒幸甘
 泉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祠壇放薄忌太
 一壇壇三垓五帝壇環居其下各如其方黃帝
 西南除八通鬼道太一其所用如雍一時物而
 加醴棗脯之屬殺一狸牛以為俎豆牢具而五
 帝獨有俎豆醴進其下四方地為醊食羣神從
 者及北斗云已祠昨餘皆燎之其牛色白鹿居

其中彘在鹿中水而洎之祭日以牛祭月以羊
 彘特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五帝各如其色日
 赤月白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昧爽天子始郊
 拜太一朝朝日夕夕月則揖而見太一如雍郊
 禮其贊饗曰天始以寶鼎神策受皇帝朔而又
 朔終而復始皇帝敬拜見焉而衣上黃其祠列
 火滿壇壇旁亨炊具有司云祠上有光焉公卿
 言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有司奉瑄玉嘉牲薦
 饗是夜有美光及晝黃氣上屬天太史公祠官

古文世錄 卷之二十一 四六 三十一

寬舒等曰神靈之休祐福兆祥宜因此地光域立太時壇以明應令太祝領秋及臘間祠三歲天子一郊見其秋爲伐南越告禱太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天一三星爲太一鋒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讎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有物如雉往來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

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其春旣滅南越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上善之下公卿議曰民間祠尚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豈稱乎公卿曰古者祠天地皆有樂而神祇可得而禮或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於是賽南越禱祠

古文世統 卷之二十一 四
三十三
太一后土始用樂舞益召歌兒作二十五絃及
空侯琴瑟自此起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
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
還祭黃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曰吾聞黃帝不
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羣臣葬
其衣冠旣至甘泉爲且用事太山先類祠太一
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
絕莫知其儀禮而羣儒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
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

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
稍上卽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
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旣聞公孫卿
及方士之言黃帝以上封禪皆致怪物與神通
欲放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
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旣已不能辨明
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
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
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

是上紬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三月遂東幸緱
氏禮登中嶽太室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萬歲
云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戶封
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東上太山太山之草木
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太山巔上遂東巡海
上行禮祠八神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
萬數然無驗者乃益發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數
千人求蓬萊神人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
至東萊言夜見大人長數丈就之則不見見其

跡甚大類禽獸云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言
吾欲見巨公已忽不見上卽見大跡未信及羣
臣有言老父則大以爲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
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
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
天子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
薦紳射牛行事封太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
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祕
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太山亦有封

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太山下趾東北
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
盡用樂焉江淮間一茅三脊爲神藉五色土益
禱封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頗以加禮
兕牛犀象之屬不用皆至太山祭后土封禪祠
其夜若有光晝有白雲起封中天子從禪還坐
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制詔御史朕以眇眇之
身承至尊兢兢焉懼不任維德菲薄不明於禮
樂修祠太一若有象景光屑如有望震於怪物

欲止不敢遂登封太山至于梁父而後禪肅然
自新嘉與士大夫更始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
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復博奉高蛇丘歷城
無出今年租稅其大赦天下如乙卯赦令行所
過毋有復作事在二年前皆勿聽治又下詔曰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用事太山諸侯有朝宿
地其令諸侯各治邸太山下天子旣已封太山
無風雨災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
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

萊焉奉車子侯暴病一日死上乃遂去竝海上
北至碣石巡自遼西歷北邊至九原五月反至
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以今年爲元封元
年其秋有星茀于東井後十餘日有星茀于三
能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
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
其來年冬郊雍五帝還拜祝祠太一贊饗曰德
星昭衍厥維休祥壽星仍出淵耀光明信星昭
見皇帝敬拜太祝之享其春公孫卿言見神人

東萊山若云欲見天子天子於是幸緱氏城拜
卿爲中大夫遂至東萊宿留之數日無所見見
大人跡云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是
歲旱於是天子旣出無名乃禱萬里沙過祠太
山還至瓠子自臨塞決河留二日沈祠而去使
二卿將卒塞決河徙二渠復禹之故跡焉是時
旣滅兩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
見鬼數有效昔東甌王敬鬼壽百六十歲後世
怠慢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安臺無壇亦

祠天神上帝百鬼而以雞卜上信之越祠雞卜始用公孫卿曰仙人可見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見今陛下可爲觀如緱城置脯棗神人宜可致也且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甘泉則作益延壽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乃作通天莖臺置祠具其下將招來仙神人之屬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夏有芝生殿房內中天子爲塞河興通天臺若見有光云乃下詔甘泉房中生芝九莖赦天下毋有復

作其明年伐朝鮮夏旱公孫卿曰黃帝時封則天旱乾封三年上乃下詔曰天旱意乾封乎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其明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巡之春至鳴澤從西河歸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東登禮瀟之天柱山號曰南岳浮江自尋陽出樅陽過彭蠡禮其名山川北至琅邪竝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天子封太山太山東北趾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崩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

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園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五年修封則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令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六牢天子從昆侖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而上又上太山自有祕祠其巔而太山下祠五帝各如其方黃帝并赤帝而有司侍祠焉山上舉火下悉應之其後二

歲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曆者以本統天子親至太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毋脩封禪其贊饗曰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太一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乙酉栢梁栽十二月甲午朔上親禪高里祠后土臨勃海將以望祀蓬萊之屬冀至殊廷焉上還以栢梁栽故朝受計甘泉公孫卿曰黃帝就青靈臺十二日燒黃帝乃治明廷明廷甘泉也方

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甘泉作諸侯邸勇之乃曰越俗有火栽復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唐中數十里虎圈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命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其南有玉堂壁門大鳥之屬乃立神明臺井幹樓度五十丈輦道相屬焉夏漢改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色上黃

官名更印章以五字爲太初元年是歲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其明年有司上言雍五時無牢熟具芬芳不備乃令祠官進時犢牢具色食所勝而以木禺馬代駒焉獨五月嘗駒行親郊用駒及諸名山川用駒者悉以木禺馬代行過乃用駒他禮如故其明年東巡海上考神仙之屬未有驗者方士有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命曰迎年上許作之如方命曰明年上

親禮祠上帝焉公玉帶曰黃帝時雖封太山然
風后封臣岐伯令黃帝封東太山禪凡山合符
然後不死焉天子既令設詞具至東太山太山
卑小不稱其聲乃令祠官禮之而不封禪焉其
後令帶奉祠候神物夏遂還太山脩五年之禮
如前而加以禪祠石閭石閭者在太山下陟南
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閭也故上親禪焉其後
五年復至太山脩封還過祭恒山今天子所興
祠太一后土三年親郊祠建漢家封禪五年一

脩封薄忌太一及三一冥羊馬行赤星五寬舒
之祠官以歲時致禮凡六祠皆太祝領之至如
八神諸明年凡山他名祠行過則祠行去則已
方士所興祠各自主其人終則已祠官不主他
祠皆如其故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
五岳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
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
爲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
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

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太史公曰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
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
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
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若至俎豆珪幣之詳獻
酬之禮則有司存

河渠書

司馬遷

夏書曰禹抑洪水十三年過家不入門陸行乘
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卽橋以別九州隨
山浚川任土作貢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然河
菑衍溢害中國也尤甚唯是爲務故道河自積
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維汭至
于大邳於是禹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
以行平地數爲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
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播爲九河同爲逾河入

于勃海九川旣疏九澤旣灑諸夏艾安功施于
三代自是之後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
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西方則通
渠漢水雲夢之野東方則通鴻溝江淮之間於
吳則通渠三江五湖於齊則通菑濟之間於蜀
蜀守冰鑿離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
此渠皆可行舟有餘則用溉浸百姓饗其利至
于所過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疇之渠以萬億
計然莫足數也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

河內而韓聞秦之好興事欲罷之毋令東伐乃
使水工鄭國間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邸瓠
口爲渠竝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中
作而覺秦欲殺鄭國鄭國曰始臣爲間然渠成
亦秦之利也秦以爲然卒使就渠渠就用注填
闕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
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卒并諸侯因
命曰鄭國渠漢興三十九年孝文時河決酸棗
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其後四十有

餘年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於瓠子東南注
鉅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與人
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其奉
邑食鄒鄒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鄒無水菑邑收
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
為彊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數者亦以為
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是時鄭當時為
大農言曰異時關東漕粟從渭中上度六月而
罷而漕水道九百餘里時有難處引渭穿渠起

長安竝南山下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度可令
三月罷而渠下民田萬餘頃又可得漑田此
損漕省卒而益肥關中之地得穀天子以為然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悉發卒數萬人穿漕渠三
歲而通通以漕大便利其後漕稍多而渠下之
民頗得以漑田矣其後河東守番係言漕從山
東西歲百餘萬石更砥柱之限敗亡甚多而亦
煩費穿渠引汾漑皮氏汾陰下引河漑汾陰蒲
坂下度可得五千頃五千頃故盡河壩棄地民

芟牧其中耳今漑田之度可得穀二百萬石以上穀從渭上與關中無異而砥柱之東可無復漕天子以爲然發卒數萬人作渠田數歲河移徙渠不利則田者不能償種久之河東渠田廢予越人令少府以爲稍入其後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御史大夫張湯湯問其事因言抵蜀從故道故道多阪回遠今穿褒斜道少阪近四百里而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行船漕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之絕水至斜間百

餘里以車轉從斜下下渭如此漢中之穀可致山東從沔無限便於砥柱之漕且褒斜材木竹箭之饒擬於巴蜀天子以爲然拜湯子卬爲漢中守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湍石不可漕其後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漑重泉以東萬餘頃故鹵地誠得水可令畝十石於是爲發卒萬餘人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岸善崩乃鑿井深者四十餘丈往往爲井井下相通行水水頽以絕商顏東至山嶺

十餘里間井渠之生自此始穿渠得龍骨故名
曰龍首渠作之十餘歲渠頗通猶未得其饒自
河決瓠子後二十餘歲歲因以數不登而梁楚
之地尤甚天子既封禪巡祭山川其明年旱乾
封少雨天子乃使汲仁郭昌發卒數萬人塞瓠
子決於是天子已用事萬里沙則還自臨決河
沈白馬玉璧于河令羣臣從官自將軍已下皆
負薪實決河是時東流郡燒草以故薪柴少而
下淇園之竹以爲楩天子既臨河決悼功之不

成乃作歌曰瓠子決今將奈何皓皓盱盱今閭
殫爲河殫爲河今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
平吾山平今鉅野溢魚沸鬱兮柏冬日延道弛
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方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
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
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
維緩一曰河湯湯兮激潏潏北渡迂兮浚流難
塞長菱兮沈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
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頽林竹兮楩

石菑宣房塞今萬福來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房宮而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而梁楚之地復寧無水災自是之後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泗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而關中輔渠靈輒引堵水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太山下引汶水皆穿渠爲溉田各萬餘頃佗小渠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然其著者在宣房

太史公口余南登廬山觀禹疏九江遂至于會

稽太滄上姑蘇望五湖東闕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濟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離碓北自龍門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

平準書

司馬遷

漢興接秦之弊丈夫從軍旅老弱轉糧饟作業
劇而財匱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
車齊民無藏蓋於是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
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而不軌逐利之民蓄
積餘業以稽市物物踊騰糶米至石萬錢馬一
匹則百金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
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爲天下初
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

為吏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而山川園池市井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湯沐邑皆各為私奉養焉不領於天下之經費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令民縱得自鑄錢故吳諸侯也以卽山鑄錢富埒天子其後卒以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布天下而鑄錢之禁生焉匈奴數侵盜北邊屯戍者多邊粟不足給食當食者於是

募民能輸及轉粟於邊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長孝景時上郡以西旱亦復修賣爵令而賤其價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縣官以除罪益造苑馬以廣用而宮室列觀輿馬益增修矣至今上卽位數歲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民則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

儼而不得聚會守閭閻者食梁肉爲吏者長子
孫居官者以爲姓號故人自愛而重犯法先
行義而後紬恥辱焉當此之時網疏而民富役
財驕溢或至兼弁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宗
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爭于奢侈室廬輿服僭
于上無限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自是之後嚴
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
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路西南夷鑿山通道
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賈滅朝

鮮置滄海之郡則燕齊之間靡然騷動及王恢
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
天下苦其勞而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
騷擾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財賂衰耗而不
贍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陵遲廉恥相
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始也其
後漢將歲以數萬騎出擊胡及車騎將軍衛青
取匈奴河南地築朔方當是時漢通西南夷道
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

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
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
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
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
築衛朔方轉漕甚遼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
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
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其後四年
而漢遣大將將六將軍軍十餘萬擊右賢王獲
首虜萬五千級明年大將軍將六將軍仍再出

擊胡得首虜萬九千級捕斬首虜之士受賜黃
金二十餘萬斤虜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
縣官而漢軍之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之財轉
漕之費不與焉於是大農陳藏錢經耗賦稅旣
竭猶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言天子曰朕聞五帝
之教不相復而治禹湯之法不同道而王所由
殊路而建德一也北邊未安朕甚悼之日者大
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蹕無所食議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請置賞官命曰

武功爵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以顯軍功軍功多用越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吏道襍而多端則官職耗廢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用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而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而坐死者數萬人長吏益慘急而法令明察

當是之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漢相布被食不重味爲天下先然無益於俗稍驚於功利矣其明年驃騎仍再出擊胡獲首四萬其秋渾邪王率數萬之衆來降於是漢發車二萬乘迎之旣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巨萬初先是往十餘歲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爲漑田作者數萬人鄭當時爲

渭漕渠回遠鑿直渠自長安至華陰作者數萬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數萬人各歷二三朞功未就費亦各巨萬十數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卒牽掌者關中不足乃調旁近郡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畜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使者虛郡國倉廩以賑貧民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貸假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以西及充朔方以

南新秦中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縣官數歲假予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其費以億計不可勝數於是縣官大空而富商大賈或蹠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低首仰給治鑄煮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重困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錢造幣以贍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卽多銅山而鑄錢民

亦間盜鑄錢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金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裏取鎔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圓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

三千二曰重老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咸陽齊之大煮鹽孔僅南陽大冶皆致生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法旣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及五大夫

徵發之士益鮮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故吏皆通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驃騎大出擊胡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易姦詐乃更請諸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鎔焉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也皆宜屬少府陛下不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

作煮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者鈇左趾沒入其器物郡不出鐵者置小鐵官便屬在所縣使孔僅東郭咸陽乘傳舉行天下鹽鐵作官府除故鹽鐵家富者爲吏吏道益褻不選而多賈人矣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實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

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輜車
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未作貫貸
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
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
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輜
車以一算商賈人輜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
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
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天子乃思

卜式之言召拜式爲中郎爵左庶長賜田十頃
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初卜式者河南人也以田
畜爲事親死式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分獨取
畜羊百餘田宅財物盡予弟式入山牧十餘歲
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其弟盡破其業式輒復
分予弟者數矣是時漢方數使將擊匈奴卜式
上書願輸家之半縣官助邊天子使使問式欲
官乎式曰臣少牧不習仕宦不願也使問曰家
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與人無分爭式邑

人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寃於人無所欲言也使者曰苟如此子何欲而然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於邊有財者宜輸委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具其言入以聞天子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於是上久不報式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軍數出渾邪王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其明年貧民大徙皆仰給縣官無以盡贍卜式

持錢二十萬予河南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人者籍天子見卜式名識之曰是固前而欲輸其家半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式又盡復予縣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唯式尤欲輸之助費天子於是以式終長者故尊顯以風百姓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乃拜爲郎布衣屨而牧羊歲餘羊肥息上過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羣上以式爲奇

拜爲緱氏令試之緱氏便之遷爲成臯令將漕最上以爲式朴忠拜爲齊王太傅而孔僅之使天下鑄作器三年中拜爲大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爲大農丞筦諸會計事稍稍置均輸以通貨物矣始令吏得入穀補官郎至六百石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無慮皆鑄金錢矣犯者衆吏不能盡誅取於是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國舉兼弁之徒守相爲吏者而御史大夫張湯方隆貴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刻深爲九卿而直指夏蘭之屬始出矣而大農顏異誅初異爲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張湯旣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蒼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張湯又與異有郤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張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

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湯奏異當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自是之後有腹誹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楊可告緡錢縱矣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白金稍賤民不實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白金終廢不行是歲也張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

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所前鑄錢皆廢銷之輸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姦乃盜爲之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

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益廣關置左右輔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置水衡欲以主鹽鐵及楊可告緡錢上林財物衆乃令水衡主上林上林旣充滿益廣是時越欲與漢用船戰逐乃大修昆明池列觀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於是天子感之乃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由此日麗乃分緡錢諸官而水衡少府大農太僕各置農官往往卽郡縣比沒入田田之其沒入奴婢分

諸苑養狗馬禽獸及與諸官諸官益新置多徒奴婢衆而下河漕度四百萬石及官自糴乃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命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是時山東被河菑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一二千里天子憐之詔曰江南火耕水耨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振之其明年天子始巡郡國東度河河東

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隴西守以行
往卒天子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
出蕭關從數萬騎獵新秦中以勒邊兵而歸新
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
令民得畜牧邊縣官假馬毋三歲而歸及息什
一以除告緡用充仍新秦中既得寶鼎立后土
太一祠公卿議封禪事而天下郡國皆豫治道
橋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官儲設供具而望
以待幸其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爲桀於是天

子爲山東不贍赦天下因南方樓船卒二十餘
萬人擊南越數萬人發三河以西騎擊西羌又
數萬人渡河築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
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斥塞卒六十萬人戍田
之中國繕國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皆仰
給大農邊兵不足乃發武庫工官兵器以贍之
車騎馬乏絕縣官錢少買馬難得乃著令令封
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以差出牝馬天下亭
亭有畜牝馬歲課息齊州卜式上書曰臣聞主

漢書卷之二十一
三百三十一
憂臣辱南越反臣願父子與齊習船者往死之
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
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
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
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
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耐少府省金而列侯坐
耐金失侯者百餘人乃拜式爲御史大夫式旣
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
貴或彊令民賣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乃

因孔僅言船算事上由是不悅卜式漢連兵三
歲誅羌滅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
七且以其故俗治毋賦稅南陽漢中以往郡各
以地比給初郡吏卒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而
初郡時時小反殺吏漢發南方吏卒往誅之間
歲萬餘人費皆仰給大農大農以均輸調鹽鐵
助賦故能贍之然兵所過縣爲以訾給毋乏而
已不敢言擅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
秩爲太子太傅而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

盡代僮筦天下鹽鐵弘羊以諸官各自市相與
爭物故騰躍而天下賦輸或不償其僦費乃請
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縣置
均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貴時商賈所轉
販者爲賦而相灌輸置平準于京師都受天下
委輸召工官治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之諸
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卽賣之賤則買之如此
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
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準天子以爲然許之於

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到太山巡海上竝北邊以
歸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巨萬計皆
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
贖罪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不告
緝他郡國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
歲六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
諸物均輸帛五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
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黃金再百斤焉是歲小
旱上令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

已今弘羊令吏坐市列肆販物求利亨弘羊天
乃雨

太史公曰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
布之幣興焉所從來久遠自高辛氏之前尚矣
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周之世
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以禮義防于利事變
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
一文終始之變也禹貢九州各因其土地所宜
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各兢兢所以爲治而稍陵遲衰微齊桓公用
管仲之謀通輕重之權徼山海之業以朝諸侯
用區區之齊顯成霸名魏用李克盡地力爲彊
君自是之後天下爭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義
先富而後推讓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萬而
貧者或不厭糟糠有國彊者或并羣小以臣諸
侯而弱國或絕祀而滅世以至於秦卒并海內
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
或刀或龜貝及至秦中一國之幣爲三等黃金

以鎰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爲器飾寶藏不爲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於是外攘夷狄內興功業海內之士力耕不足糧饉女子紡績不足衣服古者嘗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上猶自以爲不足也無異故云事勢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

天官書

司馬遷

太史公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曆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內冠帶外夷狄分中國爲十有二州仰則觀象於天俯則法類於地天則有日月地則有陰陽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則有列宿地則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往尚矣所見天變皆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機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

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
 不待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
 高辛之前重黎於唐虞
 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
 周室史佚萇弘於宋
 子常鄭則裨竈在齊甘公
 楚唐昧趙尹臯魏石
 申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
 百年中變五百載大
 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
 備此其大數也故紫
 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
 宿部星此天之五官
 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
 有差濶狹有當水火
 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
 五佐為經緯見伏有
 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
 脩德月變省刑星變
 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國
 君彊大有德者昌弱
 小飾詐者亡太上脩德其
 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
 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
 希見而三光之
 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
 天之客氣其發見亦
 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
 最近大人之時此五
 者天之感動為天數者必
 通三五終始古今深
 觀時變察其精粗則天官
 備矣

游俠傳

佞倖傳

日者傳

貨殖傳

貨殖傳

貨殖傳

貨殖傳

貨殖傳

貨殖傳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二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外戚世家序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娥紂之殺也嬖妲已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太任而幽王之禽也

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爲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况卑下乎旣驩合矣或不能成子性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越世家

司馬遷

范蠡事越王勾踐旣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歲竟滅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及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爲此故也今旣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

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爲范蠡食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

通爲生可以致富矣於是目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子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爲言

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
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
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
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
生家負郭被藜藿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
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卽弟
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
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閭
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

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
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
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
殊無短長也莊生間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
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
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
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
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
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

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爲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爲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卽自入室取金持去獨歡幸莊子羞爲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

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

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至於今諸夏艾安及苗裔勾踐苦身焦思終滅彊吳比觀兵中國以尊周室號稱霸王勾踐可不謂賢哉蓋有禹之遺烈焉范蠡三遷皆有榮名名垂後世臣主若此欲毋顯得乎

伯夷傳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闕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

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
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
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
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
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
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
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
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

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
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
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
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
兮我安適歸矣干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
首陽山由此觀之怨耶非耶或曰天道無親常
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仁潔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

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
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
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
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
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
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
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
儻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

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
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
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
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
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
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天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
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
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施於後世哉

楚辭集卷之二十二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屈原傳

司馬遷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
彊志明於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
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
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
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
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
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
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

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

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旣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

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
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
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
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
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
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
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
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
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

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說辯於懷王之寵姬
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
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
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
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
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
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
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

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旣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旣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

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恻可以汲王明竝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

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
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
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舖其糟而啜其醪何
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
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
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
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蠃蠖乎
乃作懷沙之賦其辭曰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兮窈窕孔靜幽思

結紆軫兮離愍之長鞠撫情効志兮俛詘以自
抑矧方以爲園兮常度未替易初本由兮君子
所鄙章畫職墨兮前度未改內直質重兮大人
所盛巧匠不斷兮孰察其揆正文幽處兮矇
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變白而爲
黑兮倒上而爲下鳳凰在笱兮鷄雉翔舞同糅
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黨人之鄙妬兮羗不知
吾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
窮不得余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誹俊疑

桀兮固庸態也文質踈內兮衆不知吾之異采
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
以爲豐重華不可悟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
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
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彊離潛而不遷兮願志
之有象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含憂虞哀
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泪兮修
路幽拂兮道遠忽兮曾唼恒悲兮永歎慨兮世
旣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
匹兮伯樂旣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
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
歎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
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於
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旣死之後楚有
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
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
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

又...
 皆...
 與...
 其...
 令...
 效...
 亦...
 四...

商君傳

司馬遷

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
 祖本姬姓也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痤
 為中庶子公叔痤知其賢未及進會痤病魏惠
 王親往問病曰公叔病有不可諱將奈社稷
 何公叔曰痤之中庶子公孫鞅年雖少有奇才
 願王舉國而聽之王嘿然王且去痤屏人言曰
 王卽不聽用鞅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許諾而去
 公叔痤召鞅謝曰今者王問可以為相者我言

若王色不許我我方先君後臣因謂王卽弗用
鞅當殺之王許我汝可疾去矣且見禽鞅曰彼
王不能用君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君之言殺臣
乎卒不去惠王旣去而謂左右曰公孫病甚悲
夫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
旣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
繆公之業東復侵地迺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
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旣見衛鞅語事良久孝
公時時睡弗聽罷而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

人耳安足用邪景監以讓衛鞅衛鞅曰吾說公
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鞅復
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
景監亦讓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
復見鞅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
去孝公謂景監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
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誠復見我我知之矣
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郝之前於席也
語數日不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之驩

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
久遠吾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身顯名天下
安能邑邑待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疆
國之術說君君大說之耳然亦難以比德於殷
周矣孝公旣用衛鞅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衛
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
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教于民愚者
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
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

衆是以聖人苟可以疆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
民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
民而教知者不變法而治因民而教不勞而成
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龍之所
言世俗之言也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
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
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知者作
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
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器法古無過循禮無

邪衛鞅曰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
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
循禮者不足多孝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
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
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
敵同罰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
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鬪者各以輕重被刑
大小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
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

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
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
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
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
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令行
於民暮年秦民之國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
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

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民大說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城其後民莫敢議令於是以鞅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作爲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爲禁而集小都鄉邑聚爲縣置令丞凡三十一縣爲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平

斗桶權衡丈尺行之四年公子虔復犯約劓之居五年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其明年齊敗魏兵于馬陵虜其太子申殺將軍龐涓其明年衛鞅說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疾非魏并秦秦卽并魏何者魏居嶺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東徙秦據河山之固東鄉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
將而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旣相距衛
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
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
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
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
之以歸秦魏惠王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
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
去安邑徙都大梁梁惠王曰寡人恨不用公叔

痤之言也衛鞅旣破魏還秦封之於商十五邑
號爲商君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
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人不知
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
君喟然歎曰嗟乎爲法之敝一至此哉去之魏
魏人怨其欺公子卬而破魏師弗受商君欲之
他國魏人曰商君秦之賊秦彊而賊入魏弗歸
不可遂內秦商君旣復入秦走商邑與其徒屬

古文世緒 卷之二十二 三十一
發邑兵北出擊鄭秦發兵攻商君殺之於鄭黽
池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鞅反者遂
滅商君之家

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資刻薄人也跡其欲干孝
公以帝王術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且所因由嬖
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將邛不師趙良之言
亦足發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嘗讀商君開塞耕
戰書與其人行事相類卒受惡名于秦有以也
夫

信陵君傳

司馬遷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
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
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
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
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
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
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
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
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
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
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
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
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
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
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
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

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
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
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

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二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

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

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問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

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先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

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嘖啗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効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
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
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
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
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
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韉
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
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
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

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
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
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
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
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
也公子乃自矯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自言鼻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
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
趙趙王以鄣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
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
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
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問步往從此兩人
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

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
者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
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
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
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
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
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
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
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

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收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

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通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

古文世統 卷之三十三 三百卅三
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
子得立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
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
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
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
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
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
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卽天子位每
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鯨布還爲

五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爲夷門夷
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
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
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
也

出
 以
 然
 門
 大
 止

淮陰侯傳

司馬遷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
 不得推擇為吏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
 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
 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為
 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諸母
 漂有一母見信饑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
 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

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爲怯及項梁渡淮信仗劍從之居戲下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不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爲連敖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爲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

于上上拜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卽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顧
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卽留不能
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爲公以爲將何曰雖爲將
信必不留王曰以爲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欲
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
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日齋
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人人
各自以爲得大將至拜大將乃信也一軍皆驚

信拜禮畢上坐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
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
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彊
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
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
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
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
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
有功當封爵者印劄弊恐不能予此所謂婦人

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

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一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

倉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
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
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
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塞王欣翟王
翳亡漢降楚齊趙亦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
謁歸視親疾至國卽絕河關反漢與楚約和漢
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爲左丞相擊
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
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甕渡軍襲安

邑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魏爲河東
郡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
月破代兵禽夏說闕與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
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
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
襲之也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
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
夏說新喋血闕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
乘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

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
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
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
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闕
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
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
否必爲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
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
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

襲我亦以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何
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
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
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未至井陘口三十
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
從間道葦山而望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
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
傳飧曰今日破趙會食諸將皆莫信詳應曰諾
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爲壁且彼未見吾大

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望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詳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皆漢赤幟而大驚以

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事之諸將効首虜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

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
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
人自爲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
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也於是信問廣武
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而有功廣武君
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
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
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秦而秦
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

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爲禽矣
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
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
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
擇焉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
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鄙下身死
泝上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闕與一舉
而下井陘不終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
聞海內威震天下農夫莫不輟耕釋耒揄衣甘

食傾耳以待命者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爲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爲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驛兵

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其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誼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爲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爲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詣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

之宛葉間得黥布走入成臯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臯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脩武至宿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卽其卧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卽令張耳備守趙地拜韓信爲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間使下齊寧有詔止

將軍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爲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卽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烹之而走高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鬪

窮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維水陳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詳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

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卽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追北至城陽皆虜楚卒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爲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願爲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使者至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

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
定諸侯卽爲眞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
信爲齊王徵其兵擊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
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
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
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
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
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
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

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
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爲厚交爲之
盡力用兵終爲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
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
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
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
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
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
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

古史世編 卷之二十三 四十一
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
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
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爲
信謝項王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召齊王信
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
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
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
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已之少年令出袴
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

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
此項王亡將鍾離昧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
死後亡歸信漢王怨昧聞其在楚詔楚捕昧信
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
楚王信反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
方有雲夢發使告諸侯會陳吾將游雲夢實欲
襲信信弗知高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
罪欲謁上恐見禽人或說信曰斬昧謁上上必
喜無患信見昧計事昧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

古史世錄 卷之二十二 四十二 三百三
昧在公所若欲捕我以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爲淮陰侯信知漢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常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

生乃與噲等爲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一各有差上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善何爲爲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乃信之所以爲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爲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于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

古文世紀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三百三
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
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爲公從
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
奉敎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有將而往信病不
從陰使人至豨所曰第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
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
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
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
欲召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

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羣臣皆賀相國給信曰
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
鍾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爲兒
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
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
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
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敎淮陰侯反乎
對曰然臣固敎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
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

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冤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及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竝起英俊鳥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爲陛下所爲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圜斷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其後有郅都寧成之屬

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廁野彘卒入廁上目都都不行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瞿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瞿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

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是時民朴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魏其侯使人以間與臨江王臨江王旣爲書謝上因自殺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

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邪於是遂斬郅都

寧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東溼薪滑賊任威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

成往直陵都出其上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
結驩久之到都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
於是上召寧成爲中尉其治效到都其廉弗如
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
外戚多毀成之短抵罪髡鉗是時九卿罪死卽
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
詐刻傳出關歸家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
千萬安可比人乎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
民役使數千家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爲任俠

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
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王舅父侯周陽故
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事孝文及景帝
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然
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所愛者撓法活
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
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與汲黯
俱爲忤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
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

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自寧成周陽由之後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

趙禹者贅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事太尉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上以為能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作見知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為長安丞出湯為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為諸卿時嘗繫長安湯傾身為之及出為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為寧成掾以湯為無害言大府調為茂陵尉治方中武安侯為丞相徵湯為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

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務在深文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禹爲人廉倨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湯爲人多詐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

夫已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傳古義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繫令揚主之明奏事卽譴湯應謝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非常釋聞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

禍者卽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
必舞文巧詆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
財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湯至於大吏內行修
也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及貧昆弟調
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
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
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及治
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嚴助及伍被上
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

禁鬪爪牙臣乃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
於是上可論之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
類於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
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仰給
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請造白金及五銖
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彊
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湯每朝奏事語國
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
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

姦吏竝侵漁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間寒心者數月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已空虛邊民大困

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蕃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為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懼湯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始湯為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為

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詳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謁居病卧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趙國以冶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嘗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嘗案

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詳不省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變告李文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未奏也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

相見知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為太中大夫用事而湯乃為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已而湯為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及湯為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為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邊通學長短剛暴彊人也官

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湯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以故三長史合謀曰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為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湯不謝湯又詳驚曰固宜有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

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為計何多以對簿為湯乃為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為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汗惡言而死何厚葬乎載以牛車有棺無

椁天子聞之曰非此毋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青翟自殺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趙禹中廢已而為廷尉始條侯以為禹賊深弗任及禹為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為嚴峻而禹治加緩而名為平王溫舒等後起治酷於禹禹以老徙為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于家義縱者河東人也為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羣盜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

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
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
敢行少蘊籍縣無逋事舉爲第一遷爲長陵及
長安令直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
脩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
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而張次公亦
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寧成
家居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
爲小吏時寧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

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
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
怒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聞寧成家居南
陽及縱至關寧成側行送迎然縱氣盛弗爲禮
至郡遂案寧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
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而平氏朱彊
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軍數
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
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輕繫二百餘人及賓客

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縱一捕鞠曰爲死
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
而栗猾民佐吏爲治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
九卿矣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
鷲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姦京師尤甚
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溫舒爲中尉溫舒至惡其
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敗壞其功其治
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直指始出
矣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閭奉以惡用矣縱

廉其治放鄧都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
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
噉之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
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
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

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已而試補
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遷爲
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
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爪牙皆把其陰重罪

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
弗法卽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以其故齊趙
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上
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姦
之家及往九月而至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
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
豪猾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
族小者乃死家盡没人償臧奏行不過二三日
得可事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

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
吠之盜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梨來會春溫舒
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其
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遷
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
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義縱爲內
史憚未敢恣治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
尹齊爲中尉

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

湯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
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寧成上以爲能遷
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
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上復徙
溫舒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爲主爵都尉

楊僕者宜陽人也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
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
敢鷙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
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爲荀彘

所縛居久之病死而溫舒復爲中尉爲人少文
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督盜賊素習
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吏
苛察盜賊惡少年投鉅購告言姦置伯格長以
收司姦盜賊溫舒爲人調善事有勢者卽無勢
者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
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煮大豪其
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
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於是中尉部中中猾

以下皆伏有勢者為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
多以權富溫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意者坐小
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
溫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上說拜為少
府徙為右內史治如其故姦邪少禁坐法失官
復為右輔行中尉事如故操歲餘會宛軍發詔
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受
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
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徐自為曰悲夫

大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
舒死家直累千金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
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
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自溫舒等以惡為
治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為治者其治大
抵盡放溫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南陽
有梅兔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
間有堅盧范生之屬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
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

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猶弗能禁也乃使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

減宣者揚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廐丞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數廢數起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溫舒免中尉而宣爲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大小皆

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
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
辦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中
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郡
令格殺信更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
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而杜周任用

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以爲爪牙
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
案邊失亡所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

宣相編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
遲外寬內深次骨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其治
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
所欲釋者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
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
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
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
法乎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
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

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誣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其治暴酷皆甚於王_坦舒等矣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訾累數巨萬矣

太史公曰自到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然到都伉直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寢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污者足以爲戒方

略教導禁姦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武
 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
 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滅
 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腹驚水衡
 閻奉朴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游俠傳序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
 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
 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
 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
 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
 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
 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
 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

之隗困旣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然猶遭此菑况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嚮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躡暴戾其徒誦義無

窮由此觀之竊鈞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而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耶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

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
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
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
俠脩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爲難耳
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
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
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
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
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

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徇
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亂之徒同類而共笑之

也

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
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
上同起公卿皆因閔孺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以備行藏者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
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
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
也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
以朱家淳維等令與暴厲之徒同醜而共笑之
於自矜其美亦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毀

佞幸傳序

司馬遷

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無虛言
非獨女以色媚而士宦亦有之昔以色幸者多
矣至漢興高祖至暴抗也然籍孺以佞幸孝惠
時有閔孺此兩人非有材能徒以婉佞貴幸與
上卧起公卿皆因關說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
鷄鶉貝帶傅脂粉化閔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
陵孝文時中寵臣士人則鄧通宦者則趙同北
宮伯子北宮伯子以愛人長者而趙同以星氣

幸常為文帝參乘鄧通無伎能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日者傳

司馬遷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誼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上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

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
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
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
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
瞿然而悟徽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
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
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
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
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

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
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
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
志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
求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
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披髮童子乎日
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
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

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
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
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
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
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
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
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賔正以求尊譽以受
公奉事私利枉主法徼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
機求利途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

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調主上用
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
有以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
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
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弑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
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
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
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

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
子獨不見鷓鴣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
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
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
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
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
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
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

以破敵國霸天下出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
夫卜筮者掃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
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
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
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
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
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
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

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

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能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

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為人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屨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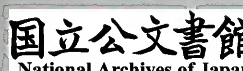
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為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夫治世之弊，在於奢靡。夫奢靡之風，起於上而流於下。上之所好，下必效之。故君子必先慎乎身，然後民有所歸。昔者聖王之制，節用而愛人，薄賦而重農。是以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今者不然，宮室之制，無節制而求其大；衣服之制，無節制而求其美；飲食之制，無節制而求其珍。此皆亂世之風也。夫亂世之風，起於上而流於下。上之所好，下必效之。故君子必先慎乎身，然後民有所歸。昔者聖王之制，節用而愛人，薄賦而重農。是以天下歸之，如水之就下。今者不然，宮室之制，無節制而求其大；衣服之制，無節制而求其美；飲食之制，無節制而求其珍。此皆亂世之風也。

貨殖傳

司馬遷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為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也。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



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纒旄玉石山東多
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
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
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
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
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
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
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
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

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
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
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
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
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
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
封於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工
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絳至而輻輳故齊
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袂而往朝焉其後

齊中衰管子脩之設輕重九府則桓公以霸九
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
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
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
而廢於無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
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
附焉富者得執益彰失執則客無所之以而不
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
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爲利來天下壤壤皆爲
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
貧而况匹夫編戶之民乎

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
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
綵布帛魚鹽臨菑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
寬緩闊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
鬪勇於持刺故多劫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
五民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
於禮故其民齷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

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
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
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漁於
雷澤湯止于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
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
越楚則有三俗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
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
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
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

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
僮胸繒以北俗則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
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
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
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
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
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于越雜俗
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
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董董物之所

有取之不足以更費九疑蒼梧以南至儋耳者
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
也珠璣犀瑋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
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於南
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
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
至今謂之夏人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
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

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
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贏蛤不待賈而足地
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皆窳偷生無積聚而
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
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
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
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
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
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爲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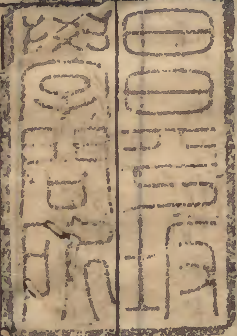
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
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
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擐旗前
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
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
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鶩
其實皆爲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揆鳴
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
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

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
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鬪雞走狗
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
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
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
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
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居
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
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

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封者食租稅歲率
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
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
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
羊澤中千足菑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
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荻陳夏千畝漆齊
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

郭千畝畝鍾之田若干畝卮茜千畦薑韭此其
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
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
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輒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
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
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鬪智既饒爭時此其大
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
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
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夫織齊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
田農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
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
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取脂辱處也而雍伯千
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而郅
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
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
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
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
者邪非也



...

...

...

...

...

